

上海居士林请普说 (1911 年)

今承众位居士邀请略谈佛学。论到此事，老衲抱愧万分，盖缘自己毫无实行，虽然浮谈浅说，无非古人剩语，与我本没交涉。想我佛为一大事因缘降世，垂训八万四千法门，总皆对病开方。果若无病，药何用施？倘有一病未愈，则不可不服其药。其方在我华夏最灵验者，莫过于宗、律、教、净，以及诵持密咒。以上数方，在此土各光耀一时。目下兴盛见称者，无越江浙，于台、贤、慈恩、东西密教，大展风光。诸法虽胜妙，唯于宗律、二法，多不注意。嗟兹末法，究竟不是法末，实是人末。因甚人末？盖谈禅说佛者，多讲佛学，不肯学佛。轻视佛行，不明因果，破佛律仪，故有如此现象。大概目下之弊病，莫非由此。

既然如此，你我真为生死学佛之人，不可不仔细，慎勿暴弃。法门虽多，门门都是了生死的，故《楞严经》云：“归元性无二，方便有多门。”所以二十五圣各专一门，故云一门深入。若一圣贪习多门，犹恐不得圆通，故持六十二亿恒河沙法王子名，不及受持一观音名号也。凡学佛贵真实不虚，尽除浮奢，志愿坚固，莫贪神通巧妙。

深信因果，凜戒如霜，力行不犯，成佛有日，别无奇特。本来心佛众生原无差别，自心是佛，自心作佛，有何修证！今言修者，盖因迷悟之异，情习之浓，谬成十界区分。倘能了十界即一心，便名曰佛。故不得不尽力行持，消除惑业。习病若除，自然药不需要。古云：“但尽凡情，别无圣解。”喻水遭尘染，一经放入白矾，清水现前。故修学亦如是，情习如尘，水如自心，矾投浊水，浊水澄清。凡夫修行，故转凡成圣也。但起行宜辨正助，或念佛为正，以余法作助，余法都可回向净土。念佛贵于心口不异，念念不间，念至不念自念，寤寐恒一，如是用功，何愁不到极乐！若专参禅，此法实超诸法，如拈花微笑，遇缘明心者，屈指难数，实为佛示教外之旨，非凡情之所能解。假若当下未能直下明心之人，只要力参一句话头，莫将心待悟，空心坐忘，及贪玄妙、公案、神通等，扫尽知见，抱住一话头，离心意识外，一念未生前，直下看将去，久久不退，休管悟不悟，单以这个疑情现前，自有打成一片、动静一如的时候。触发机缘，坐断命根，瓜熟蒂落，始信与佛不异。沩山云：“生生若能不退，佛阶决定可期。”岂欺我哉！每见时流不识宗旨，谬取邪信，以诸狂禅邪定讥毁禅宗，不识好恶，便谓禅宗如是，焉知从古至今，成佛作祖，如麻似粟，独推宗下，超越余学。

若论今时，非但禅门，此外获实益作狮吼者，犹罕见之，其余诸法，亦不无弊病。要知今日之人，未能进步者，病在说食数宝，废弃因果律仪，此通弊也。若禅者以打成一片之功夫来念佛，如斯之念佛，安有不见弥陀？如

念佛人将不念自念、寤寐不异之心来参禅，如斯参禅，何愁不悟？总宜深究一门，一门如是，门门如是。果能如此用功，敢保人皆成佛。那怕业根浓厚，有甚习气不顿脱乎？此外倘更有他术能过此者，是则非吾所能知也。每叹学道之士，难增进胜益，多由偷心不歇，喜贪便宜，今日参禅，明日念佛，或持密咒，广及多门，不审正助，刻刻转换门庭，妄希成佛，毫无佛行，造诸魔业，共为魔眷，待至皓首无成，反为讪谤正法。古云：“欲得不招无间业，莫谤如来正法轮。”

今逢大士胜会，同心庆祝，各各须识自家观自在大士。从闻思修，入三摩地。阿难纵强记，不免落邪思，将闻持佛佛，何不自闻闻。反闻闻自性，性成无上道。虚云一介山野之夫，智识浅薄，因承列位厚意邀来，略叙行持损益云尔。今朝九月正十九，共念观音塞却口，大士修从耳门入，眼鼻身意失所守。绝所有，切忌有无处藏身，当下观心自在否。

在福建功德林佛七开示

（1933年）

你们打佛七，贵在一心。如果心不一，东看西听，这样的念佛，就是念到弥勒下生，还是业障缠身。佛法世法

都是一样，世法无心，尚且不可以，何况佛法呢？念佛的人，从头到尾，要绵绵密密、一字一字、一句一句不乱的念去。佛来也这样念，魔来也这样念，念到风吹不入，雨打不进，这样才有成功的日子。为什么呢？佛者是觉也，既然能觉悟，自然知道用力专心念去；魔者是恼也，恼害众生慧命，知道他恼害慧命，当然更加用力专心去降伏他。所以当能够觉时，就是见佛，如果遇害，就是着魔。现在佛七场中，如果坐在本位不动，继续念下去的各位居士，算是见着佛了。你们叩头接我的有几位，你们说接到什么？既说不出好处，岂不是虚耗时光，空无所得，岂不是我来恼害你们一心大事，扰乱你们一心净业，这样就是你们置我于魔罗边处了。

可叹，世俗人不知恭敬三宝，实在可怜。他们有的用什么烧猪、鸡、鱼供养观音菩萨，既犯了杀戒，又不恭敬。有一次我在上海时，正遇梅兰芳在上海演戏，有某居士包一个厢位，花数百元请我看戏。我告诉他说，八关斋戒弟子尚且不可看戏，何况我们出家的僧人！你请我看戏，无异烧猪供菩萨。那个人叩头悔过说，我今天花了几百元得到开示，知道敬僧的道理了。佛法无上，贵在用心。

（署焯居士记录）

在重庆慈云寺开示

(1943年1月17日)

今日诸位发心来归依三宝，老衲甚为欣慰诸位远道过江来此，无非希望得些益处。但若想得益，自须有相当行持，如徒挂空名，无有是处。

诸位须知现既归依，即为佛子，譬如投生帝王之家，既是帝王子孙，但能敦品励行，不被摈逐，则凤阁鸾台有份受用。自今以后，须照佛门遗教修持。要晓得世间万事如幻，人之一生，所作所为，实同蜂之酿蜜，蚕之作茧。吾人自一念之动，投入胞胎，既生以后，渐知分别人我，起贪嗔痴念。成年以后，渐与社会接触。凡所图谋，大都为一己谋利乐，为眷属积资财，终日孳孳，一生忙碌，到了结果，一息不来，却与自己丝毫无关，与蜂之酿蜜何殊？而一生所作所为，造了许多业障，其所结之恶果，则挥之不去，又与蚕之自缚何异？到了最后镬汤炉炭，自堕三途。所以大家要细想，要照佛言教，宜吃长素，否则暂先吃花素，尤不可自己杀生，杀他之命，以益自己之命，于心何忍？试观杀鸡，捉杀之时，彼必飞逃喔叫，只因我强彼弱，无力抵抗，含冤忍受，积怨于心，报复于后。以较现在武力强大之国，用其凶器，毁灭弱小民族，其理正

同。诸位既属佛子，凡悖理之事，不可妄作。佛法本来没甚希奇，但能循心顺理，思过半矣。许多人见我年纪虚长几句，见面时每有探讨神通之情绪，以为世外人能知过去未来，每问战事何日结束，世界何日太平。其实神通一层，不但天魔外道有之，即在鬼畜俱有五通。此是性中本具，不必注意。我们学佛人，当明心见性，解脱生死，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。从浅言之，即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不但不可损人利己，更宜损己利人。果能切实去做，由戒生定，由定生慧，一切自知自见，自不枉今日归依也。

方才有几位询问《楞严经》意旨，兹乘大众在此机缘，略说概要。此经原有百卷，而此土所译只有十卷。初四卷示见道，第五第六等卷示修行，第八第九卷渐次证果，最后并说阴魔妄想。阿难尊者为众生示现询问，而佛首明诸法所生，惟心所现。因阿难尊者见佛三十二相，如紫金光聚，心生爱乐。佛问其将何所见，阿难尊者白佛言：用我心目，由目观见如来胜相。佛问：心目何在？阿难尊者白佛言：纵观如来，青莲华眼亦在佛面。我今观此浮根四尘，只在我面，如是识心，实居身内。佛告：心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亦不在中间。若一切无着，亦无是处。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，皆由不知二种根本。一者无始生死根本，则汝今者与诸众生用攀缘心为自性者；二者无始菩提涅槃元清净体，则汝今者识精元明，能生诸缘，缘所遗者。由诸众生遗此本明，虽终日行而不自觉，枉入诸趣。应知诸法所生，惟心所现，一切因果世界微尘，因心成体，而一切众生不成菩萨，皆由客尘烦恼所误。色、

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为六尘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为六根，是为十二处；加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六识为十八界。另地、水、火、风为四大，再加空大、见大、识大为七大，合为二十五数，由二十五位贤圣分别自陈宿因、入道途径。至于六道轮回，淫为其本；三界流转，爱为之基。阿难尊者为众生示现，历劫修行，几难免摩登伽之难，所以示罪障之中，淫为首要，因淫损体，遂杀生补养，而盗妄等恶亦随之而生。

阿难见了如来三十二相，如紫金光聚，对摩登伽之美色，而不爱乐。男子见了女子，或可观想自己亦作女子，女子见了男子，或可观想自己亦作男子，以杜妄想，自己终日思想，确可转移心境。譬如我从前幼时在家垂辫发，衣俗衣，终日所触所想无非俗事，晚上做梦无非姻亲眷属种种俗事。后来出家所作所思，不出佛事，晚上做梦亦不外念佛等等。至葱蒜五辛，不可进食，为免助长欲念。所谓除其助因，修其正性，更加精勤增进，自能渐次成就。更须自己勤奋，不可依赖他人。阿难尊者以王子佛弟，舍其富贵，出家从佛，希望佛一援手，即得超登果位，讵知仍须自己悟修，不能假借！不过吾人如能发心勤修勿怠，则由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以至十地，亦自得步步进益，以达等觉、妙觉。而三界七趣，无非幻妄所现，原本不出一心。即一切诸佛之妙明觉性，也不出一心。是以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。香严童子可说即是我鼻，憍梵菩萨可说即是我舌。二十五位圣贤因地虽有不同，修悟并无优劣。不过现在时机，发心初学，似以第二十四之大势至菩

萨及二十五之观世音菩萨，二种用功方法或更相宜。观音菩萨于阿弥陀佛退位时补佛位，而大势至菩萨则候观世音菩萨退位时补佛位。大势至菩萨以念佛获圆通，吾人学习应念阿弥陀佛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得三摩地。因十方如来，怜念众生，如母忆子，若子逃逝，虽忆何为？子若忆母，如母忆时，母子历生不相违远。若众生心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至于观世音菩萨，则从闻思修，入三摩地。上合十六诸佛，同一慈力；下合六道众生，同一悲仰。若遇男子乐持五戒，则于彼前现男子身，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；若有女子五戒自居，则于彼前现女子身，而为说法，令彼成就。如是或现天人，或现声闻缘觉，以至佛身，所谓三十二应，以及十四无畏、四不思议，经无量劫，度无量众生，众生无尽，悲愿无尽。诸位善体斯意可也。

（侍者惟因笔录）

在重庆慈云寺开示

（1943年1月18日）

现在与大家随便闲谈，开示二字，愧不敢当。因为虚云连自己都未明白，岂敢谬教他人！佛教开示，场合很多，如丛林坐香，班首轮流开示，观音七、念佛七等亦复如是。但拜忏不同打七，礼忏须五体投地，三业清净，不

能加以杂言乱语，故忏坛上不说开示。礼忏时须观想：“能礼所礼性空寂，感应道交难思议。我今顶礼观音前，感应道交自实现。”以能礼之心，礼所礼之佛，谛观能礼之心现在、未来、过去三世了不可得，一切空寂，则如来藏本有体性，自然发露。故《金刚经》云：“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”“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”都是双遮双照的意思。空非空，色非色，即真空真色。

我们大家都是佛子，处此水深火热之中，不逢治世，所遇的不是炸弹就是飞机，真属不幸。但不幸中还是幸福，何也？佛子的本来勾当，所谓“一钵千家饭，孤身万里游”，可是现在亦有些行不通了。我们此时只好放下一切，检点身心，以身为苦本，心为罪源，若不及时努力修持，再待何时？一失人身，万劫不复，放下妄想，心本如如，不从外得。能精勤修持，何患生死不了？所以儒家亦云：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切皆以修身为本。现在人心不古，不知政教之关系，于政以治身、教以治心的意义完全不懂。最近，达识之士多知目前大劫，非政教一致努力，不足以救苦息灾。如此次政府元首及各院部当局，发心启建护国息灾大悲道场即此意也。从前建法会是常事，什么十轮金刚法会等等，我也记不得许多，可是用心各有不同。如西藏喇嘛在中原弘法者，近来甚多，而政府特别加以崇敬，其意甚远，是否政府特别信仰，不得而知。惟对于中原青衣僧徒，则时加种种压迫，毁庙逐僧，不一而足。本来青、黄二教之僧均佛弟子，后人以日本所传为东

密，以西藏所传为藏密。近年密教在中国风行一时，以为特长处能发种种神通变化。可是闲时不烧香，急时抱佛脚，是不成的。虚云化食人间，中外地方差不多都到过。我是凡夫，没有神通，不会变化，所以不敢吃肉，亦不敢过份用度。一般不明佛法者，未忘名利，求通求变，存此妄想，非邪即魔。须知佛法是在自己心内，不可心外取法。神通属用功之过程，岂可立心希求？有此用心，岂能契无住真理？此类人们，佛谓之可怜悯者。

现在几位大心菩萨，发愿为国息灾，修大悲忏法，邀虚云来此主持，我们大家要精诚一致，当自己事来做。护国息灾功德，此是人人应当做的。我们拜忏，称扬圣号，最灵感的观音，于此土最有缘，但心若不诚，亦不能感应。如诚心称名，观音无不寻声救苦。《楞严经》二十五圣，惟观音菩萨妙证圆通。文云：“彼佛教我从闻思修，入三摩地，初于闻中，入流忘所。所入既寂，动静二相，了然不生。”一者十方诸佛同一慈力，二者十方众生同一悲仰，观音有大无畏、三十二应，列为第一。又云：此方真教体，清净在音闻。念六十二亿恒河沙法王子圣号，与念观音一声相等。这部《大悲忏》是四明法智大师所修，其悲愿不可思议，其感应力亦不可思议，载籍甚详，不可忽也。朝于斯，夕于斯，五体投地，三业清净，能断杀盗淫、贪嗔痴，变十恶为十善，便符忏法妙理。并须发四大宏愿，将他人香花，庄严自己福慧，何乐而不为？说是假，行是真，今天将佛法大概说一说。彼既丈夫我亦然，自尊自贵，自然感应。（侍者惟因笔录）

在重庆慈云寺开示

(1943年1月19日)

菩萨们！这个法会，虚云太不知自量，不知各位上殿过堂，还要应酬佛事，辛苦万分，晚上还要请各位念佛，听开示，岂不是打闲岔吗？内中有点说不出的意思，所谓诸佛菩萨难满众生愿，因为有许多居士，在法会中想听开示，但昨天我也说过，拜忏与打佛七不同，没有讲开示的必要。他们发心，也很难得。我现在不是虚云，变成虚名了。说不出来的话，我已曾同当家师说过，这次法会各位受辛苦，当自己事做，如他方打净七，天天无休息时间。这边常住田无一块，瓦无一片，不应酬佛事不成功，应酬佛事不能打七用功啊！但佛事很忙，天黑大殿还要放焰口，所以在此时讲一讲，以便居士们过河回家。但拜忏四十九人不能停声，换人亦不停声，常住再忙，这二十四人不可下坛。

所谓开示者，开即开启，示即表示，讲为人之善恶，开显本来面目。但这面孔无大小方圆圣凡男女等色相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故也。视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但尽凡情，别无圣解。学道的人须真实，不可挂羊头卖狗肉，但向己求，莫从他觅。但有言说，都无实义。说是假，行是

真。从一人而多人，一家而一国，而多国，展转变化，全世界不治而化矣。学佛不论修何法门，总以持戒为本。如不持戒，纵有多智，皆为魔事。《楞严》二十五门，各证圆通，故云：方便有多门，归源无二路，自己择一门为正行，余者为助行。须福慧双修，单福则属人天有漏，单慧则为狂徒。修行不断杀心，临终非作土地即城隍。我看见很多人，吃素半世，学密宗即吃肉，实可悲痛，完全与慈悲心违背。孟子都说闻其声不忍食其肉，何况为佛弟子耶？取他性命，悦我心意，贪一时之口福，造无边之罪恶。何取何舍，何轻何重！每见出家释子吃肉的也不少，我的嘴不好，叫我讲我就无话不说，望大家共勉之。

（侍者惟因笔录）

在贵阳黔明寺开示

（1943年2月1日）

虚云这次奉政府首长及诸位大居士邀请，赴渝主持护国息灾大悲法会，路过此地，因时间所限，不能到各常住去拜访问讯，诸请原谅。现在因修理汽车机件，来与各位谈谈。

各位都是老参上座，对于佛法已有相当研究，用不着我来饶舌。可是你们一定要我来说，又不得不说几句。现在世界相争相杀，人民生活同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所谓“民

不聊生”。此地幸有广妙和尚弘扬佛法，普度众生。虚云此次得与各位相聚一堂，因缘非偶。但虚云不过比各位空长几岁，其他自问无足取。民国创立，信教自由，政府本着国父遗教，迭经明令颁布。试观异教如天主、耶稣、回教，均在政府保护下，何以我国遍处毁庙逐僧的事，有冤无处诉？此点大家想想。他们毁庙逐僧固然不对，但物必自腐而后虫生。现在佛门弟子，多将自己责任放弃，不知道既为佛子，当行佛事。佛事者何？即戒定慧，是佛子必须条件。若能认真修持，自然会感化这班恶魔，转为佛门护法。现在是和尚犯法，累到诸佛遭殃。霸庙宇，逐僧徒，他们不知道和尚不好，与庙宇何干？如党员不好，与全党无干一样。如谓和尚不好，便要毁及庙宇，那么党员不好，岂不是要拆毁党部？此种道理我们希望众人明白。我们大家总要各出一只手，扶起破沙盆。不要说贵州人顾贵州佛法，须知佛教是整个的，人不分冤亲，地不分疆界，方为真正大同主义。还要知道自己生死大事，更为要紧，从闻思修，入三摩地。各人自己前进，切勿空过此生。

（侍者惟因笔录）

在广州中山会馆 各界欢迎大会上开示词 (1946年8月18日)

此次省会四众暨各大护法，促请虚云来省弘扬佛法。虚云知识浅薄，愧不敢当。经与诸代表订明三点：第一敬辞欢迎，第二敬谢请斋，第三不能久留。均由诸代表承诺，虚云始敢下山。到达后，蒙各界诸多优待，六榕寺地方窄狭，光临者每不及应接，于是大众请虚云到此讲几句话。有人以为虚云是什么了不得的人，其实我是一个老朽木偶，无用无能，无话可说，无法可说。

现在各界拟发起追悼阵亡将士暨死难同胞水陆法会，我今日且讲水陆道场之缘起。何谓水陆？水者江海湖沼，陆者高低丘陵，水陆包含虚空。凡有色相，均不能离此三者。我佛如来发大慈悲，赈济有情，故有此法门。此法门缘佛在灵山会上说法时，阿难尊者在林间习定，见一鬼王，求佛普度，释迦牟尼佛因说水陆之法。此鬼王仍观世音菩萨化身，怜诸众苦，设法超度，使幽冥地狱众生均能超生极乐。中国则始于梁武帝。梁武帝请志公和尚初起水陆大斋，发菩提心，制定《水陆仪轨》，极为真诚，利益昭著。蜡烛熄后，梁武帝一礼，灯烛尽明，再礼宫殿震

动，三礼空中雨花。水陆之功德，有如此者。唐朝法海寺英公禅师启建水陆，超度秦庄襄王、范雎、穰侯、白起、王龙羽、张仪、轸昧等沉沦千余年，均藉此超升，幽魂超升天界。宋苏东坡居士、明莲池大师等历代圣贤均加补充，仪轨益臻完备。万法由心所造，大家有诚心，必有感应。

虚云承各大护法虔邀主法，当勉为其难。抗战以来之阵亡将士，以身殉国，忠魂无依，崇德报功，自须超荐。其次，不屈义民，流离道路，家破人亡，不降于敌，仍是为国。无主孤魂，罔有所得。再有炸弹、疫病、覆车、堕水，一应枉死等众，均须一体普度，以慰幽灵。死者得安，生民获益，所谓普利冥阳是也。此即因果循环之理挽回人心之道，不外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世间种种苦楚，无非种下恶因。如果昧尽良心，丧失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，而妄作妄为，则歹人牵累好人，世界仍有祸乱。值此国土重光之际，亟应兴利除弊，改恶从善，以免再受敌人欺凌。如果不顾大局，再起内乱，人民不知死于何地。在此时期，凡属有良心者，应当觉悟团结，解除劫运，溯思过去中国战争，肇自黄帝大战蚩尤，以后战争不止。一部二十四史，有人说是相斫书。如要永久和平，大家应当发大慈大悲的菩提心。菩提是梵语，意思是觉。觉者，心地光明也。诸佛与众生之差，只是觉与不觉而已。觉悟世间一切诸法缘生如幻，当体即空，不为所染，谓之圣贤。不觉则无明，无明起则事理为之糊涂。各人就自心的缘起，生十法界，十法界皆是一心所造。何谓十法界？即四

圣六凡是也。四圣者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谓之四圣，超出三界，不受轮回。四圣之分别，在发心之高下。最上者为佛，次菩萨，再次缘觉，又次声闻。其余天道、人道、修罗、畜生、饿鬼、地狱六法界为六凡，均在苦海之中。天道为二十八层诸天，享尽福报，仍须轮回；人道由帝王将相以至农工士庶，受尽生老病死之苦；阿修罗道有天之福，无天之德，终归覆灭；畜生道亦有高下苦乐，由龙、凤、狮子、麒麟，以至湿生化生之虫蚁；鬼道苦乐不同，阎王、城隍，均为鬼王，以至一切无主孤魂，千百年不能超脱者，最苦者为饿鬼；地狱道有苦无乐，名目繁多而最苦。十法界不出一心，觉与不觉之所由作也。我佛大慈大悲，说法令大众发菩提心。菩萨心参差不同，大者成佛，中者成菩萨，小者成声闻缘觉，诸天亦有发菩提心者，依其大小深浅，成就不同。我们是在人道，应大发菩提心，救度众生，代众生受苦，愿去苦超升。人人如此，人间自然无苦。

有人问我神通变化，世界何时太平，国运好不好。其实我是凡夫，一无所知，所谓老朽，朽木不可雕也。不过比各位多吃几年饭，痴长几年，多听了几句古人语，多看几本经书，知道为人之苦，故讲这些话。各人不必问国家能否平静，只问自己心地，无论朝暮，不分官民男女，如何实行孝悌忠信，克己互励，不昧良心，忠于国家，教养儿女，和顺夫妻，礼睦乡党，与朋友交而有信。人人如此，世间自然太平。否则知过不改，苦楚必在后头，比从前更不得了。不管人心如何复杂，我自己守住本份，不妄

为干求。即以敌侵我作比，自前清道咸以来，外人进来，不全是要土地，最大的目的为通商，通商是为财为利。如果我们守本份，抱着君子居无求安，食无求饱，忧道不忧贫，不贪享乐境界，几千年均过得，现在如何过不得？如果大家一条心，守本份，用土货，外人无利可图，自然不生侵袭之想。金钱不外流，自然民富国强，不必一定要飞机炸弹。目前人欲横流，大家蔑视旧道德，有心人引为隐忧，恐无法教诲后人，不免刀兵之劫。我们不要为世风所转，明因果，知报应，知道种恶因得恶果，提倡道德。所谓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，自然龙天拥护，子孙昌盛，个人安分守己，国家也得太平。虚云知识浅薄，今天只能将大斋胜会缘起，略述梗概，辛苦各位。

（李缵铮记）

在香港东莲觉苑开示

（1947年）

机缘难得，开示有愧。各位善知识，本人此次来广州之因缘，是张发奎将军及罗卓英主席为超荐大战之阵亡将士、殉难同胞，故本人来广州作一水陆法会，承香港佛教同人之约，本人亦欲与港地之护法旧弟子相见，故来港一行。今日得与诸位共处一堂，机缘颇为难得。若说到开示法要，本人感到十分惭愧。因为，一为言语不通，彼此隔